

一支枪的故事



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

一支枪的故事

莲花县革委会政治部编

李谷成 刘 丹 执笔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支枪的故事

莲花县革委会政治部编

李谷成 刘丹执笔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赣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 7/8 字数9万

1977年4月第1版 1977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51,000

统一书号：10110·61 定价 0.31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地区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红旗闹革命，紧握钢枪杀白匪，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红色政权的伟大斗争中，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中国革命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这本故事集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井冈山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一些片断，金竹的枪声，云岭的烈焰，山城的风暴，红松的怒涛……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较好地再现了这一时期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生活，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目 录

一支枪的故事	(1)
红 梅	(17)
火烧迎春楼	(30)
两个红军宣传员	(41)
接枪记	(53)
山城风暴	(64)
红松怒涛	(88)
小松崽	(98)
青山劲松	(109)
经济委员	(118)
心连心	(122)
考 验	(127)
艰苦岁月	(141)
后 记	(153)

一支枪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五月二十一日，军阀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刘少奇之流，被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竟下令革命武装交出枪支，放弃武装斗争，可耻地向反动派妥协投降。

一霎时乌云压城，妖风四起，血雨腥风，弥漫城乡。

这股黑风很快就吹到了井冈山下的金竹村。金竹地近湖南，在伟大领袖毛委员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早在一九二六年，金竹这个偏僻的山村就沸腾起来了。贫苦农民兴农会，闹斗争，并且学习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怎么搞武装呢？农会强迫各处土豪劣绅派款买枪，又收缴了地主“团防局”的枪支，很快就成立了有六十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在农民自卫军的武装保卫下，在队长何国亮的带领下，贫苦工农扬眉吐气，高举犁头红旗，草鞋赤脚跨进了土豪劣绅的

高楼深院，把闻名全县的大土豪黎厚荫抓起来游街示众，清算他压迫剥削贫苦工农的滔天罪行……。但是，今天在交枪这股黑风的影响下，金竹村外黄尘滚滚，杀气腾腾。大土豪黎厚荫带领靖卫队，联合各地豪绅武装一千余人，数百条枪，又窜回金竹来了。黎厚荫骑在马上，远远望见他家的一片庄园，想起前不久，农民自卫军队长何国亮挎着钢枪，威风凛凛地押着自己游乡的情景，全身就打颤。要不是黎仁偷偷的把他放跑，他今天怎能耀武扬威的带靖卫团回来哩。他发狠道：“穷小子手里有了枪就不得了！何国亮，看你这次逃到哪里去？我非把农民自卫军消灭不可！”他一到金竹，就立即下令：给金竹农民自卫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之内交出全部枪支，逾期不交，斩尽杀绝，决不轻饶！

“平地风波起！水上行路难”。刚好这时节，农民自卫军队长何国亮被上级新调来的一位路先生派往外地开会去了。这路先生是陈独秀的信徒，平日自称熟读马列主义，精通“四书”、“五经”，但是碰到这种情况，却急得象一只无头苍蝇——乱嗡嗡。同志们问他怎么办？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已经向上级写了报告，还写信呼吁有关方面声援——但是，只要黎厚荫能答应我们的合法权利，我看，枪交给他们保管算了。事情和平解决，不要扩大矛盾。”“不行！”有位叫火生的战士，在桌上猛拍一掌，站起来说道：“何国亮同志临走时交代过：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保住革命武装！枪是革命的宝，土豪劣绅就怕我们有枪！现在我们把枪交出去，不是伸出脖子让人家割

么？”

“火生说得对！交枪的事等何国亮同志回来再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胡说！”路先生发起火来，他以“上级”的身份训斥道：“保存革命力量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统共只有六十支枪，和黎厚荫硬拚，不是鸡蛋碰石头——自找死路吗？”

“大家不要吵，我有条妙计。”众人正争得难解难分，有个三角脸，八字胡，身穿白竹布长衫的人站出来发话道：“有道是远水难救近火。目下情况紧迫，等何队长回来已经来不及了。黎厚荫是我的远房族叔，我今天可以带枪去暂时交给他，保证跟他讲好，让我们农民自卫军派人去当兵，这样，枪还在我们手上。以后如果黎厚荫翻脸不认，我们不是照样可以把枪背回来吗？”此人姓黎名仁，出身豪门，因为吃鸦片赌钱输光了，变成无业流氓。后来要求参加农会，同志们不同意，但是路先生却认为农会应该联合一切力量，不能带上“阶级色彩”，就在最近吸收了他。因为他有点文化，鬼主意又多，大家送他个绰号，叫“鬼头军师”。农会抓到黎厚荫游乡，就是他偷偷放走的，路先生却一直蒙在鼓里，平日很信任他。当下听他这一说，正合路先生的心意，连连拍手称妙：“好计，好计，大家不要等何国亮了，就照老黎的主意办吧！”

且慢！这何国亮是何等样人？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被路先生派往外地开会？他又为什么这样懂得枪杆子的重要，舍生拚死要保枪？说起来，话就长啦。

何国亮是佃户何老爹的儿子，祖宗三代都靠耕种土豪黎厚荫的租田过活，黎厚荫家里大称小斗，敲骨吸髓地剥削贫苦农民，弄得农民荡家败产。这一年大旱，田里寸草无收，农民们都上山挖草根、树皮、观音土充饥。有个叫伍威的贫苦农民便带领饥民到大户家里“捉财神”，晚上冲下山来，强迫土豪打开谷仓赈济贫苦农民。因为他们用的是梭标，所以叫做“梭子兵”。黎厚荫怕梭子兵捉他的财神，便买枪在家里办起了“团练局”，一些如狼似虎的团练兵每天挎着枪，到佃户家里催租逼债，又是要烟酒费，又是要草鞋钱。这一年除夕，何老爹好不容易借来几升米，一家人想过个团圆年，那知让团练兵看见了，背起来就走。何国亮气不过，揪住他喊道：“你们凭什么抢人家的东西？”那狗腿子把手中的钢枪一扬，哈哈大笑道：“你这小子真做梦，凭什么？就凭这个，叫你尝尝这铁家伙的厉害！”说罢，一顿枪托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何老爹气不过，当晚就上山参加了梭子兵。何国亮年纪小，也帮着梭子兵放哨、送信，可积极哪。这时，四处的农民受不了土豪劣绅的压迫，都来投奔梭子兵，梭子兵又缴获了各地土豪的枪支，势力越来越大。黎厚荫害了怕，便搬了北洋军阀的兵来“围剿”，梭子兵奋勇抵抗，打得敌人落花流水。黎厚荫想出一条毒计，派兵把山围了，又设法抓到梭子兵头头伍威的母亲，把她用棉絮包扎，浇上煤油，吊在树上，派人送书信给伍威说：你聚众谋反，连累母亲受罪，不忠不孝，遗臭万年。但若能交出枪支，改邪归正，不但释放伍大娘，而且重重加赏，如其不然，伍大娘

活活烧死，梭子兵斩尽杀绝，决不轻饶！伍威经他这一说，竟同意交枪谈和。那知枪一交出，黎厚荫就四面围攻，对梭子兵下了毒手！何国亮永远不能忘记：那天晚上，爹浑身血污，跌跌撞撞的从外面走进来说：“梭子兵完啦，孩子，你要给我们穷人报仇！要记住：穷苦人要造反，枪杆子松不得手啊！”

爹牺牲了。为了防备黎厚荫的迫害，何国亮逃到安源煤矿做过工，长沙码头担过箩（搬运工）。在那些地方，他第一次听到了毛委员关于武装工农的革命思想，看到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生动情景，就好比拨开乌云见青天。他终于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加入了党的组织。以后，组织上又把他派回金竹，在家乡点燃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

就在金竹农民协会成立那天，何国亮威风凛凛地在台上一站，喊道：“张打铁，李打铁，打把梭标送农协！金竹农民协会成立了，我们贫苦农民更要武装起来，背起梭标拿起枪，组织农民自卫军，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一喊，贫苦工农欢欣鼓舞，坐在台上的路先生却胆战心惊，冷汗直流。心想：何国亮这个人专门鼓动农民与士绅作对，是个危险分子，难领导。怎么办呢？后来，‘鬼头军师’黎仁给他献计说：“听说现在武汉长沙这些地方有关方面都在准备妥协，交枪。你就把何国亮派到外面去开开会吧，让他见识见识，也好煞煞火气。”路先生听了大喜。马上通知何国亮，要他连夜出发。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说路先生趁何国亮外出开会之机，要黎仁把六十支枪送给黎厚荫。黎仁心里好不高

兴，心想这下总捞到个升官发财的本钱吧。这天晚上，黎府里灯火辉煌，杯盘交错，大厅上摆着黎仁送来的那六十支枪。黎厚荫高擎酒盅，满脸堆笑，向黎仁敬酒。黎仁半辈子从没受过这等荣耀，真是受宠若惊，全身就像柳絮迎风，飘飘然了。酒席过后，黎厚荫把黎仁拉到私房里叙茶。悄悄地对他说：“贤侄，那天若不亏了你，我黎厚荫那有今天？我黎某从来知恩必报。有件事想跟你谈谈，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全国都在清党，我们这里也要动手抓人了。贤侄熟知内情，如果能帮助我把农民自卫军一网打尽，大功告成后，我黎某是不会亏待你的。”

黎仁点头道：“正是这话，叔父不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农民自卫军里，路代表还好对付，只是何国亮智勇双全，得想法子……”

“不妨不妨！”黎厚荫摇手道：“我今晚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听，外面早就动手了！”

果然，话刚落音，外面枪声四起，村里火光熊熊。黎厚荫缓步踱到前厅，从六十支枪中挑一支最好的拿在手上，准备到外面试一试枪。刚走上台阶，只见假山下人影一闪，黎仁眼快，忙喊：“何国亮！”黎厚荫听得何国亮三个字，吓得魂不附体，才一转身，背上着了一拳，一个踉跄倒在地上，一只大手把枪夺过去了。等黎厚荫转过气来，何国亮已经不见。他便鬼哭狼嚎似地喊道：“快，快，四门紧闭，抓何国亮，抓何国亮！”

何国亮和火生两个人夺了枪正往外走，忽见两扇大门关了个铁紧。门外家丁狗腿打着灯笼，一窝蜂似的窜来窜

去。何国亮挥手示意火生不要声张，他悄悄摸到门边，按下门闩，突然把门一开，“叭！叭！”两枪，打灭了灯笼，搁倒几个狗腿子，就带火生冲到山上去了。

这里黎厚荫没有抓到何国亮，发狠道：“今天便宜了他，何国亮这小子留下一支枪，后患无穷！”

鬼头军师黎仁附耳低言道：“何国亮的母亲住在青石村，我今夜带几个弟兄去逮了她来，有人质在我手里，不怕他不交枪！”

黎厚荫大喜，立即命令黎仁启程。这边又吩咐兵士连夜出发，在青石村埋伏着，等待何国亮到来。

且说何国亮为什么刚好这一夜来到黎府夺枪呢？原来何国亮到外地开会，正碰上反革命政变事件发生，在这种危急形势中，伟大领袖毛委员力挽狂澜，坚决抵制了错误路线，全国工农群众在毛委员革命路线指引下，一致行动起来，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武装保卫革命。在这种形势下，何国亮最担心的就是金竹农民自卫军，他心急如火，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深夜赶回金竹。快到金竹时天近黄昏，细雨绵绵。暮霭中望见两个人迎面走来，近前一看，原来是火生和一个姓陈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他们一见何国亮，悲喜交集地说：“何队长，你可回来了，路先生把枪交给了反动派，今天下午，黎厚荫派兵到村里抓‘匪徒’，我们没有枪，赤手空拳，同志们有的被杀，有的被捉，剩下的也逃散了，唉！农民自卫军……完了！”两人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何国亮想起了毛委员的指示：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现在，是谁破坏了农民武装？是谁使革命人民遭到反动派的屠杀？难道不是错误的领导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吗？很显然，路先生的做法是错误的，怎么应付当前的局势呢？何国亮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犬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决顶住上级的错误路线，想尽办法保存农民的革命武装力量。事不宜迟，他立即写了封信要老陈送到洪冈去，找三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党组织，要他们连夜组织力量赶到金竹来。自己便和火生到黎府去看个究竟。

话分两头。那天早晨，路先生好不容易说服众人把枪交走以后，自以为一块石头落了地，从此可以息事宁人，相安无事了。却不料午时已过，情况越来越紧。有人来报告说：反动派围住了村，见人便捉，见东西便抢，说是抓“匪徒”。农民自卫军怎么被认为是“匪徒”呢？路先生不相信：“士绅知书识理，哪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呢！”话还未了，外面枪声大作，走到门前一看，吓得他去了三魂掉了七魄，原来匪兵们在村里杀人放火，已经到跟前了。路先生想：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是躲避一时为妙。他也顾不了大伙，掉头便逃，一脚高一脚低的奔了好一阵，实在跑不动了，便钻进一个荆棘丛生的山沟里，屏住呼吸蹲着，差点吓死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听得外面有轻轻的掌声，这是农民自卫军接头的暗号，路先生听扎实了。这才战战兢兢的从沟里爬出来。一看，繁星满天，已经是深夜了。何国亮找齐了百多名农民自卫军战士，在山上列队站着，大家都是赤手空拳，只有何国亮身

上背了一支枪。啊，问题在这里了，路先生顿时恍然大悟。他想，如果不是何国亮不守信义，私自留下一支枪，黎厚荫是决不会翻脸不认人，把农民自卫军当作“匪徒”抓的。

路先生脑子里想着，一边听何国亮讲话，大意是：这次革命受到损失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造成的，我们决不能对国民党反动派抱任何幻想，也不能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抱任何幻想。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枪杆子和敌人展开斗争。现在我们丢了枪怎么办？可以上青龙山去，打游击，夺取敌人的武器重新武装自己。

啊！原来他们想上山投荒落草去！路先生觉得自己非站出来说话不可了，他说：“上青龙山我反对。根据陈总书记的意见，在现阶段，我们根本不应该搞常备武装组织，一有常备武装，必然因权力关系与士绅发生冲突，与革命不利。我想，如果双方都彻底放下武器，赤诚相见，事情决不至如此！”

“你得了罢！”没等路先生说完，火生就说道：“我们贫苦工农和土豪劣绅是生冤家死对头！他才不理你这一套哩！你把枪给他，他正好把枪揍你的脑袋瓜！”

“路先生！”何国亮严肃地说：“虽然你是我的上级，但是你的做法我不能同意。你忘了，当年梭子兵是怎样失败的吗？就是吃了放弃武装斗争的亏！可不是吗？湖南农民起来搞武装，造土豪劣绅的反，毛委员说：好得很！坚决支持！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决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路先生还要坚持己见，无

奈没有人附和，他一个人孤掌难鸣，只好作罢。大家七推八搯，带着他往前走。

五更来到青龙山中，山下来了几个老倭，告诉何国亮说：黎厚荫逮住了他的母亲，把她用棉絮包扎，捆在村前的杨梅树上，浇上煤油，问：何国亮哪里去了？枪藏在什么地方？何大娘咬牙痛骂反动派。黎厚荫发了火，说：天亮前不交出枪来，就把她烧死在树上！

这又是一个火上浇油的消息。火生气得七窍冒烟，把胸膛一拍道：“同志们！跟我去，拚死也要把何大娘救出来！”路先生却摇摇手止住他说：“算了吧，何国亮同志，今晚上他们逼来逼去，就为的是一支枪，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的意见，干脆把这支枪交出去，我们一齐到黎府去评评理。就算是梁山泊强盗吧，也有个招安赦罪的时机啊。”

这时节，何国亮心如刀绞，想起母亲被黎厚荫绑在树上，就要被烧死，他恨不得立刻带队伍去拚个你死我活。但是，党的教导，阶级的嘱托使他立刻清醒过来，当年，何老爹的话又在耳边回响。是啊，一个革命战士，不能为了个人恩怨，损害革命的全局啊。这时，他忍住满腔悲愤，也顾不得和路先生多说，立刻走到队伍前头，伸手一拦说：“同志们，不能为了个人感情破坏整个革命事业。敌人抓我母亲的目的，就是引我们下山一网打尽，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啊！”

“那，何大娘怎么办呢？”大家正在为难，忽听得山下有人在呼喊。一看，好家伙，原来是送枪到黎府的黎仁

回来了。火生一见黎仁，怒从心起，一把揪住他就要揍。路先生却赶忙喝道：“火生，不要乱来！”又用好言安慰黎仁，问他黎府的情况。

“这个么？”黎仁得到路先生庇护，又神气起来，故意装作不知道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同志们，还有什么说的。”

“这真是一场误会，误会。”路先生急得搓着手说：“并不是我们故意与士绅为难，农军枪支已如数交出，留下一支自卫，是同志们的要求，黎厚荫先生应该谅解。”

“唉，问题就出在这支枪身上！”黎仁说着，从身边掏出一大叠新闻纸，塞到路先生手里，路先生打开一看，上面有《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之意义及经过》，还有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讲的是“两党同志若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团结，则中国幸甚，两党幸甚……”好啊，白纸黑字，陈总书记都主张交枪，还有什么说的？路先生如获至宝，高兴得直跳。那黎仁又接着告诉他：“黎厚荫的意见是：如能按照陈总书记指示，交出农民自卫军的全部枪支和人员，完全停止敌对行动，不但何大娘立即释放，而且两党可以联合成立一支靖卫部队，维护地方治安，由两党干部分别担任军官。”

“听见了么？人家可是真心诚意的！”路先生说道：“现在我命令，部队立即下山，接受改编。”

“不能下山！”何国亮又走到队伍前头，说道：“毛委员指示我们，要分清敌人和朋友。黎厚荫口说莲花心带刀，我们怎能和他妥协？”

火生也喊道：“下山是投降，我们农民自卫军战士宁愿为革命牺牲，坚决不向敌人屈膝！”

“住口！”路先生怒火万丈，心想这最后一关，一定要把何国亮压住：“何国亮，你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今天我代表上级党组织命令你，为了革命的利益，你必须带头下山交枪，否则，立即撤销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给以纪律制裁！”

一阵狂风吹来，飞沙走石，何国亮岿然不动。他镇定自若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当年黎厚荫用欺骗的方法，镇压了梭子兵农民起义，现在又想用这一套来消灭我们农民自卫军！但是，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共产党毛委员领导，有正确路线指引，黎厚荫那一套不灵了！路先生，你今天的决定代表不了党的意志。对于领导上错误的决定，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我有抵制的权利！我母亲就要被敌人烧死，我很悲痛，但是看到革命同志将要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我坚决不能同意！毛委员指示我们建立农民武装，我们决不能把枪交给敌人，向敌人妥协就是对革命的背叛！”

“对！坚决不交枪！不投降！我们听毛委员的！”百多名自卫军战士齐声喊道。

青龙山上群情激奋，气吞山河。那狡猾的黎仁见说何国亮不动，慌忙溜到山下“嚯——”吹了一声口哨。这是暗号，一霎时枪声四起，黎厚荫带兵来围山了。何国亮听见枪声，沉着机警地对大家说：“黎厚荫目的是追这支枪，你们身边没有武器，先下山到洪冈去，找三地农民自